莨苕叶饰漩涡纹在天津小洋楼家居中的应用

韩邦跃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要：目的 研究莨苕叶饰漩涡纹在近代天津小洋楼家居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论述莨苕叶饰漩涡纹的发展历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图案设计学原理入手，分析和研究莨苕叶饰漩涡纹在近代天津小洋楼家居产品设计中的语言表达、风格流派、纹样类型、演变过程、变化方法和中国特色。**结论** 莨苕叶饰漩涡纹是最具国际化的装饰语言，它融合了许多民族文化，拥有一个庞大的体系，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中国都为莨苕叶饰漩涡纹的发展提供了特有的思路和版本

关键词： 莨苕叶饰漩涡纹；天津小洋楼；家居图案；应用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6)22-0204-05

Application of Acanthus Leaves' Vortex Line in Tianjin Western-style Houses

HAN Bang-yue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acanthus foliage vortex lines in the home product design of modern Tianjin small western-style villa. I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canthus foliage vortex lines, beginning from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attern design principles analysis, researches acanthus foliage vortex lines'language expression, pattern type, variation method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Tianjin small western-style villa's design. Canthus foliage vortex lines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decorative language, fusing multi-ethnic culture. It'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all mankind's wisdom, and has a huge system. China participates in i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but also in the modern times, which provide acanthus foliage vortex lines'development Chinese ideas and Chinese versions.
KEY WORDS: Acanthus leaves spiral lines; Tianjin small western-style villa; decorative patterns; applications

在人类史前文明中，非洲、欧洲、亚洲和太平洋群岛上的一些原始部族都使用着相同的几何图形，漩涡纹样便是其中之一。莨苕叶饰漩涡纹样便是由漩涡纹样的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结果。

1 莨苕叶饰漩涡纹样的起源

莨苕叶饰漩涡起源于古埃及的莲花图案，莲花图案的最大的意义是给漩涡式二方连续奠定了基础。在克里特文明、爱琴海文明、亚述文明和米坦尼文明的共同作用下，棕榈叶纹样替代了莲花纹样，形成了一个由扇形主题和漩涡形背景组成的纹样。

到公元前 6 世纪以后，S 形漩涡式纹样开始在希腊器物上出现，一开始只是莲花和棕榈叶之间的连缀，逐渐地，S 形漩涡线由配角变为了主角，涡卷就产生了。

莨苕叶纹饰加入漩涡骨骼的最早证明是公元前 3 至 2 世纪阿波罗神庙上的石刻，在这块石刻上，上部图案是棕榈叶，下部是两个向上反转的轴对称的莨苕叶纹饰，中间是两个轴对称的 S 形忍冬草漩涡拱卫玫瑰纹饰，空白处点缀着小的漩涡。

收稿日期： 2016-07-11
基金项目： 2010 年天津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B10082）
作者简介： 韩邦跃（1965—），男，天津人，硕士，天津职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公元前 4 世纪下半叶，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领联军攻入印度河流域，这让莨苕叶饰漩涡纹在印度得到了广泛传播，结合印度文化便产生了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并被应用在了佛教建筑上。

莨苕叶饰漩涡纹样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从广上讲：凡是具有漩涡式骨骼，并在骨骼上填充适当元素的植物图案，都是莨苕叶饰漩涡纹样；从狭义上讲：以棕榈叶为花头，在两端蜿蜒延伸的 S 形波状曲线上，附着各种漩涡和莨苕叶，饰以花卉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复杂且独特的植物纹样[1-2]。

2　从莨苕叶饰漩涡纹到缠枝纹再到巴洛克纹

在中国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中，就产生过漩涡纹样的萌芽，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便出现了漩涡纹彩陶。莨苕叶饰漩涡纹在汉末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与云气纹融合后演变成了缠枝纹。

缠枝纹是以各种花草的茎叶、花朵或果实为题材，以涡旋形、S 形或波形的形状构成，由曲线或正或反地相切，或成连续波形或向四周任意延伸，形成连续纹样或单独纹样 [3-4]。盛唐时的缠枝纹丰满、繁缛、富丽堂皇，为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宋代缠枝纹自然朴素，元代缠枝纹在宋人的基础上结合了蒙古族和伊斯兰教的文化，既精致，又不留空白。

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将缠枝纹青花瓷海运到了欧洲，成为了欧洲名门望族的奢侈品。荷兰于 1614 年将 7 万件瓷器运到阿姆斯特丹，深受皇家贵族的喜爱，于是，缠枝纹掀起了一股东方风格的热潮。

清代的的缠枝纹比明代更为规整细致。18 世纪，中国的漆器运到法国，影响了巴洛克装饰艺术的卷叶翻转和洛克克艺术中的东方情节纹样[5]。

与西方偏重叶片构图的科林斯式表达方式不同，中国式缠枝纹图案整体风格注重婉转流畅，以曲线造型的骨架特征为主，其中的植物不单指某种具象的植物，而是包括花、叶、莲、蔓在内的各类植物花草的统称。植物形象只求神似，不求形像，往往超越现实，呈现出美好的精神追求[6—7]。

3　莨苕叶饰漩涡纹在天津小洋楼家居中的遗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兴修建筑。莨苕叶饰漩涡纹作为欧式图案的母题被家居产品广泛应用，成为时髦的欧式生活的象征。

天津小洋楼家居产品分为家具、壁炉、楼梯、壁板、灯具、铁艺、织物、摆件等，作为历史建筑的家居，现在保留下来最多的是家具、灯具、壁炉、暖气片、铁艺等坚固耐久的物品。一些小型物品经过专家证明是原建筑家居的遗存，如静园的吊灯、壁炉罩、烛台底座和相框，见图 1—4（图 1 摘自天津名人故居，其他图片均由作者拍摄），这些家居产品的材质包括金属、木材、塑料、陶瓷、织物等。

图 1　章瑞庭故居吊灯
Fig.1 Droplight of former residence of ZHANG Rui-ting

图 2　原中法工商银行壁炉罩
Fig.2 Fireplace cover of original China and France ICBC

图 3　静园烛台底座
Fig.3 Candlestick base of still　garden

图 4 静园相框
Fig.4 Rahmen of still garden

4 莨苕叶饰漩涡纹在天津小洋楼家居中的应用

4.1 单独纹样在天津小洋楼家居中的应用

古希腊以后，莨苕叶饰漩涡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棕榈叶为中心，以左右各一个对称的 S 形莨苕叶茎为底托，托住叶饰花头，在叶茎空隙处饰以小型涡卷的典型布局。

张园建于 1916 年，其室内拱形哑口内的铁艺饰件设计成以左右各五个ᘐ形，形成对称的莨苕叶茎以后进行 L 形排列，以对称的 S 形代替传统莨苕叶涡卷饰的棕榈叶饰。张园的轴对称莨苕叶饰漩涡纹在小洋楼家居中的应用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纹样的面貌。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西方新艺术运动逐渐崛起，催生了包豪斯和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兴起[8]，天津小洋楼家居设计也从最初的古典复兴主义转变为了折衷主义和现代摩登主义，例如陈祝龄旧宅家具顶饰和壁炉罩处饰以变形的莨苕叶饰漩涡纹,具有抽象主义的风格特征，壁炉罩装饰见图 5。

图 5 壁炉罩装饰
Fig.5 Decoration for fireplace cover

天津租界中居住的 95%是中国人，当时各国租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盖中式的房子，因此室内家居中多选用中国传统符号或中西结合纹样，以彰显既传统又时尚的生活理念，于是中西结合的纹样设计便出现了。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大楼由德国建筑师查理希尔设计，它虽然属于欧洲折衷主义建筑[9]，但是在穿衣镜顶端轴对称莨苕叶饰漩涡纹设计中却采用了中式的缠枝纹作为对称的底托，以花篮代替棕榈叶，充分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穿衣镜顶装饰见图 6

图 6 穿衣镜顶装饰
Fig.6 Ornament for the full-length mirror cabinet top

静园建于 1921 年，清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曾寓居于此，其家居多处采用莨苕叶饰漩涡纹饰，例如文绣房间的餐椅背饰将缠枝纹的“卷草”用于漩涡纹的“骨架”是很好的中西结合的实例。

4.2 适合纹样在天津小洋楼家居中的应用

天津小洋楼家居中莨苕叶饰漩涡纹适合纹样的外形轮廓大多是角隅形、半圆形、环形、和不规则几何形，装饰部位一般为暖气片、柜顶、嵌板、圆盘饰等，适合纹样一般采用对称设计，结构严谨、造型经典。例如英国俱乐部，始建于 1904 年，其室内暖气片装饰为莨苕饰涡漩纹，用角隅形适合纹样处理，类似的暖气片在原俄国领事馆和东方理会银行都有使用。

庆王府是清朝庆亲王载振的公馆，庆王府内许多家具、屏风、壁罩、饰带、摆设都使用了莨苕叶饰漩涡纹为装饰。庆王府穿衣镜柜顶为半圆形莨苕叶饰漩涡纹适合纹样,具有哥特式风格特征。

1930 年建东莱银行楼梯护板装饰见图 7，以ᘐ形莨苕叶为基本形状，翻转排列后变为ᘐᘐᘐ形，并根据楼梯护板的外轮廓作恰当处理，造型生动自然，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

原四行储备会天津分行柜台的圆盘饰，以两个轴对称的莨苕叶饰漩涡纹构成环形适合纹样。

4.3 二方连续在天津小洋楼家居中的应用

天津小洋楼家居的轴对称莨苕叶饰漩涡纹的重构形成了二方连续图案，常应用于家具的饰带、灯具的底盘、楼梯的边缘、椅子的立柱等处，排列

图 7　楼梯护板装饰
Fig.7 Staircase decorative belt

形式多为散点式、接园式、切园式和波浪式，使家具有很强的秩序感和节奏感。

4.3.1　散点式和接园式二方连续的应用

在天津小洋楼家居装饰图案中将轴对称莨苕叶饰漩涡纹去掉棕榈叶只用 S 形，以散点和接园的形式横向排列，之间没有明显的连接物，这类二方连续纹样节奏感强、简洁明快、庄重大方。纳森旧宅建于 1928 年，家具上的二方连续构图为散点式，图案的母题为三叶草，楼梯装饰带的母题为忍冬草，先将其旋转为 S 形的基本形，再做接园式二方连续，具有巴洛克风格特征，楼梯装饰带见图 8。

图 8　楼梯装饰带
Fig.8 Staircase decorative belt

4.3.2　切园式和波浪式二方连续的应用

切园式莨苕叶饰漩涡二方连续纹的单元与单元之间部分面积相互重叠，形成共享面积，丰富了二方连续的构型效果。原俄罗斯领事馆楼梯铁艺护栏见图 9。

波浪式莨苕叶饰漩涡二房连续以波浪状曲线起伏作连接造型，一般为单线波浪式。静园中的楼道壁灯就是以波浪式二方连续为装饰。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莨苕叶饰漩涡纹在世界各地的成功繁衍，说明了“因地设计”和“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成功[10]，人们通过对莨苕叶饰漩涡纹的整合和升华，将民族传统与时代特征、生活方式与审美趋势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莨苕叶饰漩涡纹[11]，并使其青春永驻、长盛不衰；（2）天津家居中的莨苕叶饰漩涡纹的风格和形式多样，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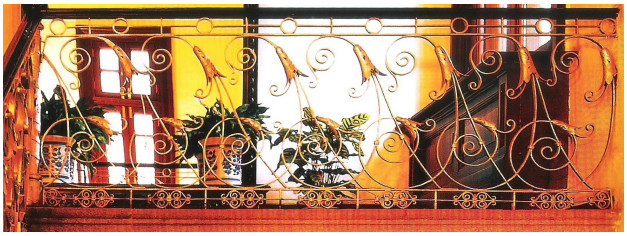

图 9　楼梯铁艺护栏
Fig.9 Ironstaircase guardrail

地展现了莨苕叶饰漩涡纹的多样性和人类对美的追求，这么多的风格能在天津长期共存也展现了近代天津作为移民城市的包容性、天津作为港口城市的时尚性和作为平民城市的随意性，作为海派文化，莨苕叶饰漩涡纹所代表的兼收并蓄与锐意创新的精神对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和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2-13]；（3）中国元素融入了莨苕叶饰漩涡纹，从表象上讲，加入了缠枝纹骨骼和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从深层次看，加入了东方思维，西方人关注事物的外向，中国人则提倡“观物取象”，即超越具体物质形态之外，在对事物的内涵、联系、运动、变化有了充分理解、全面把握、综合分析之后在下定论，这是一种主客观互化后形成的综合表现，这种美学观是提升莨苕叶饰漩涡纹艺术品位的关键，使莨苕叶饰漩涡纹从实用装饰图案向具有语言功能的艺术作品过渡，这是中国思路带给世界的惊喜，由此而创作的莨苕叶饰漩涡纹可以成为影响世界的中国版本。

5　结语

莨苕叶饰漩涡纹的发展像一个心口相传的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无论是讲它的人，还是听它的人都参与其中，并乐此不疲地演绎出更奇更炫的版本。

参考文献：

[1] 鲁沫. 莨苕叶饰漩涡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LU Mo.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Acanthus Scroll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D]. Hangzhou: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Master's Thesis, 2013.

[2] 张嘉琦，袁哲. 传统装饰纹样在新中式家具中的应用与创新[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6(3): 22—23.
ZHANG Jia-qi, YUAN Z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n New Chinese Style Furnitur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2016(3):

22—23.

[3] 吴山.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1.
WU Shan.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M]. 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4] 李正红, 林玥, 卢窈. 云南民俗家具装饰纹样的类型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6(1): 34—36.
LI Zheng-hong, LIN Yue, LU Yao. Study on the Types of Decorative Pattern of Folk Furniture in Yunnan[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2016(1): 34—36.

[5] 潘天波. 18 世纪海上丝路漆器的展开: 以溢入法国为视点[J]. 民族艺术, 2016(3): 82—86.
PAN Tian-bo. 18 Century's Expans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Lacquer: Take France as the Point of View[J]. National Art, 2016(3): 82—86.

[6] 何淼淼. 卷草纹在当代家居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 2016,37(10): 163—166.
HE Miao-miao. Application of Curly Grass Pattern in Modern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10): 163—166.

[7] 常樱. 宋金时期“雁衔芦”纹的产生与演化[J]. 装饰, 2015(7): 84—86.
CHANG Y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Yanxianlu" Emblazonment During Song and Jin Dynasties[J]. Zhuangshi, 2015(7): 84—86.

[8] 黄佳音. 从月份牌中的钢管椅看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设计[J]. 装饰, 2012(9): 78—79.
HUANG Jia-yin. The Modernism Desig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na from the View of the Steel Chair in Calendar Posters[J]. Zhuangshi, 2012(9): 78—79.

[9] 高大鹏, 高平. 天津老银行[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
GAO Da-peng, GAO Ping. Tianjin Old Banks[M].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陆丹丹. 浅谈不同时期的因地而设计[J]. 美术观察, 2015(1): 20—21.
LU Dan-dan. Talk Shallowly about Design for Different Ground at Different Period[J]. Art Observation, 2015(1): 20—21.

[11] 陆珂琦. 青花纹饰设计风格中的折衷主义探析[J]. 包装工程, 2015, 36(2): 114—115.
LU Ke-qi. Eclecticism in the Design Style of Blue and White Decora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5, 36(2): 114—115.

[12] 田君. 现代化的中国风格——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书籍装帧设计为例[J]. 装饰, 2016(4): 30—31.
Tian Jun. Modern China Style: The Book Design in 1920s and 1930s Shanghai[J]. Zhuangshi, 2016(4): 30—31.

[13] 黎卫. 论骆越装饰纹样的审美价值[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6(3): 56—57.
LI Wei. Aesthetic Value of Luoyue Decorative Patterns[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2016(3): 56—57.